

【有所思】

□杨森

小时候我的理想是当一名军人,这也是我们那个年代许多男孩子的梦想。可最终我选择了教师这个职业,现在回想,这和老师们对我的影响有很大关系。

上初中时,父亲是我们学校的校长,也是我的历史老师。说句实话,起初我并不希望父亲教我,感觉很别扭。父亲很严厉,我见了他似乎总有一种恐惧感。他属于“温而厉,威而不猛,恭而安”的那种,虽然严厉,却温文尔雅。我那时淘气,没少给父亲惹祸,自然少不了挨父亲的批评。但父亲还真没打过我。仅有一次,我和伙伴们在夜里偷吃生产队的西瓜,父亲知道后差点对我动手。

虽然怕父亲,我却喜欢他的历史课。不但我喜欢,我发现全班同学几乎都喜欢。有一次他给我们讲古人头悬梁锥刺股的故事,深深打动了我们,我们都快听呆了。父亲口才好,善于讲故事,如《老残游记》中的王小玉说鼓书,入耳有说不出的妙境,让人听了五脏六腑无一处不熨帖。很多同学对我说,你爸爸的课讲得真好,我听了乐滋滋的,心中无比自豪和得意。

父亲的课充满兴奋点,磁铁一样把我们深深吸引住。也就是从那时起,我产生了新想法——长大后当个老师,像父亲一样站在讲台上。德国教育家第斯多惠说,教育的艺术在于激励、鼓舞和唤醒。无疑,父亲用他的教学艺术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我对职业的选择,对理想的追求,这是教育的终极关怀,是指向灵魂和生命的教育。

父亲喜欢读书,经常把学校的图书借回家阅读。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生活艰苦,父亲白天在学校上班,回家还要去地里干农活,采山货,冬天带领我们上山拉柴火,一天下来辛苦可想而知。可不管多累,只要一有闲暇,父亲就读书,他自己读,有时还读给我们听。那时家里没有电视,有个小收音机,但晚上也没啥节目,我们唯一的乐趣就是听父亲读书。山区的夜晚是安谧和漫长的,我们却不觉得乏味无聊,因为就在这无数个万籁俱静的夜晚,我和弟弟妹妹们以及母亲晚饭后常自觉地围拢在父亲周围听他读书。《苦菜花》《大刀记》《烈火金刚》,一部部充满传奇色彩的抗战小说,就是父亲在晚上一本本给我们读完的。每当父亲读书时,屋里静悄悄的,全家人如朱子所云“竖起精神,打起筋骨,不要困,如有刀剑在后一般”凝神屏气,仿佛听到花开的声音、河流的声音、月光的声音。心灵宁静,世尘消散,茫茫宇宙中似乎只有一颗心在书中安顿,在倾听中沉醉,那种感觉真是惬意极了。

“你或许拥有自己无限的财富/一箱箱的珠宝与一柜柜的黄金/但你永远不会比我富有/因为我有一位读书给我听的妈妈。”多少年以后,每当我读到美国诗人史克兰·吉利兰的这首小诗时,就会想起父亲,想起他给我们朗读时的情景,想起那一个个美好的夜晚,内心充满对父亲的无限怀念和感激。感谢父亲,是他让我拥有了书香飘逸的夜晚,他是一个伟大的朗读者,更是一个灵魂的引领者。我敢说,我教师职业生涯的种子就是从那时起生根发芽的。

对我影响较大的还有初中语文老师——袁丽萍老师。袁老师那时二十多岁,娇小玲珑,浑身洋溢着古代淑女的典雅气质。我记忆最深刻的是她的朗读。“透过荔枝树林,我望着远远的田野,那儿正有农民立在水田里,辛勤地分秧插秧……”这是作家杨朔《荔枝蜜》中的文字。在袁老师的朗读中,我的眼前似乎展现了一片江南水乡,牧童的笛声从远处破雾而来。

与音乐握手的人是美丽的,其实,朗读又何尝不美丽呢?在我听来,袁老师的朗诵简直就是听觉大餐,是精神盛宴,是声音编织出来的美丽故事。因为她,我这个贪玩的孩子喜欢上了朗诵,常会不自觉地模仿老师。由于对朗诵的热爱,我不知不觉喜欢上了语文,作文水平也大有长进。经历告诉我,老师对学生的影响是多么巨大。

作家王开岭在《精神明亮的人》中说:“对少年心理有着诱惑和塑造功能的并非课本,而是成人世界的生活模型和价值面貌。”正是袁老师用她的精神和才华一步步地感召了我,让我再次坚定了心中的梦想。应该说父亲和袁老师是我的筑梦人,是照亮和唤醒我人生航向的指明灯。

心里有花在,迟早都会开。1989年8月,我从泰山脚下的一所大学毕业后,终于站在了讲台上,正式走上教师这个岗位。

父亲生前曾对我说,你善良、淳朴、沉稳,喜欢读书,就做老师吧。我笑了,对他说:我现在不是成了你了吗?

## 长大后我就成了你

你该来看看我啊!我羞愧地低下头。工作以后,我是一个平庸之人,与那些春风得意的同窗相比,心里或许还有一点无颜去见老师的胆怯与愧疚。那天的午宴,都是同学们亲手做的饭菜,邱老师给同学们碗里轮流夹菜,慈爱如亲人。邱老师说,你们毕业以后,我一直在打听你们的情况,无论你们过得怎样,都是我的学生,都是我的孩子。同学们听见这发自肺腑的话,也湿了眼圈。临走前,邱老师从他油漆剥落的书柜里摸出一个簿子交给我。我打开,那里面全是我发表在本地报刊上的文章。邱老师爱读报刊,他竟然还这样关注着我的动向,关注着我曾经一度厌倦过的写作。我感动不已,去轻轻拥抱着身子往前倾的邱老师,他似乎很配合,用清瘦的身体接受了我小小的拥抱。

这些年,我偶尔也到邱老师家里坐一坐。他语气柔和地跟我谈起日常生活,有时也无语沉默,但我们从没觉得尴尬。在心里,我已把邱老师当作一个可以信赖甚至依赖的亲人。

邱老师搬到老家生活以后,我只去过一次。那是山里的稻子收割后,我们漫步在田野边,邱老师靠在田边的一棵树上,望着我,轻轻问了一句:“你是不是每天都很忙,没时间来看我了?”邱老师对我也有亲人一样的依赖,他心里念着我,希望我像儿女一样常常去看望他,同他聊聊天。

今年中秋节前夕,同学们再次相约,去山里看看邱老师,看看邱老师凝望过的那一轮山里明月。

“双麻”,一是指皮儿上的芝麻,二是指馅儿里的椒麻味。双麻酥的“酥”是一大特色,水油面团包裹油酥面团擀成片,薄面皮中间便有了夹层,叠起来再擀,反复几次,夹层越来越丰富,烤制后就成了分层的酥皮。双麻酥酥得掉渣,每次吃,外婆都会嘱咐我用手接着点儿,别撒到地上。后来双麻酥进了商店,朴素的包装上印着“双麻酥”的字样,从此我再也没有听到过“麻饼,麻饼”的叫卖声。再后来,外婆搬出了老屋,葡萄架下的月色、深夜的月饼和白糖醪糟水都留在了回忆里,只有外婆中秋祭月的习惯从未改变。从一开始不懂外婆的执着,后来想明白了。外婆出生于1930年,她曾在贫穷和动荡中狠狠挣扎过,如今终于过上了富足幸福的日子,吃过苦的人总是怕苦日子再来,希望幸福可以抓得更紧些,那一轮圆月就是她美好愿望的寄托。

中秋将至,超市买来的双麻酥与儿时吃的味道总有些不同,我又开始想念老屋院里的月光了。

的魁哥靠在一棵树上,我递给他一瓶水,他一饮而尽。“你看!”魁哥指着天空中的云,我仰头,看见西边天空中庞大的云朵在缓缓移动,远远望去如骆驼的家族。

晚上住在魁哥的林场宿舍,他跟我聊起了几十年的林场岁月。他说,自己也成了林区里的一棵树。咕,咕咕,咕咕咕……这时,传来森林里猫头鹰的叫声,魁哥说,在林区,这样听着野生动物的叫声伴随睡眠的时间太多了。

前不久的一天,魁哥在电话里对我说,今年中秋,在上海工作的儿子将带着妻儿回来,一家人齐聚林场,给魁哥提前过生日。中秋节过后,年届六十的魁哥就要退休了。我想象着这个中秋之夜,明月出深山,松涛荡漾里,魁哥一家人举头望明月,那里有仙气飘浮;低头看亲人,那里有人间烟火气弥漫……

邱老师7年前从城里搬回老家居住,那是一个云雾缭绕的小院,苍郁的大树中露出小小的屋脊。邱老师患过肺病,据说那是一种职业病,与当年教书时长期“吃”黑板上的粉笔灰有关。邱老师回老家居住后,他的肺病居然慢慢好了,想来是被大山里的氧气治愈的。

邱老师是我读初中时的物理老师。我的物理成绩并不好,在物理这样抽象的思维方面总是显得笨拙,但邱老师对我写的作文特别赏识。我工作以后,跟邱老师失去了联系。在邱老师退休的那年秋天,初中同学约我一同去探望他。在邱老师家里,他紧紧抓住我的手,因为心情激动,嗓音有些发颤。邱老师说,我对你记忆特别深刻,

类的傻问题。记得有一年外婆祭月,我指着月亮说想咬一口,外婆说:“傻娃娃,不能乱指乱说!”长大后读到苏轼的“小饼如嚼月,中有酥和馅”时,我心想,古人定是和我儿时一样,想咬一口圆月的月亮,不然怎会发明同样圆月的月饼呢?

夜深了,节日的热闹散去。外婆端来一碗白糖醪糟水,又从兜里拿出随身带的手帕给我,里面包了两个月饼。外婆说:“你馋嘴都馋到月亮上去了,刚刚没吃够吧?给你多留了两块。”家中自酿的醪糟香醇,月饼表皮酥软,内馅又甜又麻又香,配在一起吃,是童年的人间绝味。那晚我睡得很香,仿佛真的尝到了月亮的滋味。

我们吃的月饼叫双麻酥,是四川城厢镇的特色点心。双麻酥很多地方都有,外观、口味不尽相同。江苏的双麻酥饼小巧玲珑,四川的双麻酥个头稍微大一些。乐山的双麻酥因用芝麻贴面、以芝麻为馅而得名,城厢镇的双麻酥里包的则是花椒、冬瓜糖、熟花生与糯米粉。

□李晓

一轮中秋明月,就要如约而来在天上升起。明月发出的清辉,沐浴在季节包浆浸透的大地上。

今年夏天,天空似一个巨大的火炉,熊熊燃烧的烈日下,连林区的空气也有些烫脸。这是魁哥在林场工作的第37个年头,当年这个后生来到林场时,林区里那些新栽的树还只有半人高,如今已如哨兵一样耸立在苍穹下,把林区的天际线抬高到云层里去。

魁哥是我老乡,他工作的这个地方叫大垭口林场,海拔1400多米,面积有5000多亩,山势连绵,崖陡壑深,奇峰耸翠,云雾袅袅。魁哥刚去林区当护林员时,只认识松柏树,如今那些树,他都叫得出名字:柳杉、光皮桦、侧柏、滇柏、华山松、火炬松、湿地松……还有杜鹃、桧木、锯木条这些林下灌木,铁芒箕、茅草、巴茅这些草本植物,这些年还种植了盐肤木、楠竹、油桐、茶叶等经济植物。至于奔跑在林区里的动物,獐子、羚羊、山羊、野猪、野兔,它们在茫茫林区组成了一个和睦相处的大家族。护林员就是看管这个林子的家长。

入夏以来高温天气持续,林区上空骄阳似火,以往悠扬的蝉声也变得聒噪,魁哥和同事们每天都在林区穿梭不停,向前来避暑休假的游客宣传护林防火的政策和规定。我离开夏日热浪翻滚的城市,去了林场一趟。黄昏时,我陪同魁哥护林巡山,魁哥指着马尾松说,这是含油脂很高的树,着火点非常低,一个小小的烟头就有可能引发一场火灾。到了桦树下,树下堆积着不少枯枝落叶,魁哥用随身带的竹扫帚清理后装入袋中,他告诉我,干枯的落叶也容易引起火灾。疲倦

□夏华

幼年时,我的中秋节都是在外婆家过的。在院里的葡萄架下,我看过最圆的月亮。

起初月饼是挑着担叫卖的,老屋在巷子最深处,得往外走几步才能听到巷口的吆喝声。外婆会拿上一个铁皮饼干盒和一个针线篮子出门,坐在巷子中间的皂角树下缝缝补补,听到“麻饼,麻饼”的叫卖声,就起身去叫住小贩,买好后拿着装满月饼的铁皮饼干盒回来,放进里屋的柜子里。柜子一开一关都唱着吱吱呀呀的歌,让深巷里安静的老屋从不寂寞。

八月十五的晚上,月光透过葡萄架洒在院里的水泥地上,变成了点点星光。外婆从柜子里拿出月饼,摆成小山模样,放到石桌上。赶上架上的葡萄熟了,就剪下几串,洗干净盛在盘子里,摆在月饼旁。等到家人团圆时,点上香烛,磕头祈福,祭月结束后再把供品分给大家。小时候不懂中秋风俗,我心里想的都是诸如月亮是什么味道一

【浮世绘】

## 与一轮中秋明月有约

【在人间】

## 小饼如嚼月



扫码下载齐鲁壹点  
找记者 上壹点

编辑:孔昕 美编:陈明丽